



野草莓丛书

在乌鲁布铁

徐岩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野草莓丛书

在乌鲁布铁

徐 岩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乌鲁木齐/徐岩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野草丛书)

ISBN 978-7-02-009068-6

I. ①在… II. ①徐…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5135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7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75插页2

版 次 2012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068-6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在白山黑水之间

——《野草莓丛书》总序

迟子建

对于黑龙江文学的记忆,不同年代不同经历的人,会在心底留下不同的名字。有些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获得了永生,如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乌·白辛的《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等。金剑啸、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塞克等作家,是这片冻土地的文学赤子,他们把一腔热血洒在广袤的黑土上,其文字蕴含着生命的体温和重量,昭示后人。他们的背影,就是一座座青铜的雕像,不会被岁月的风雨锈蚀。巴波、林予、关沫南、丛深、梁南、王毅、刘亚舟、王立纯等逝去的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黑龙江文学画廊留下了自己的绚烂之笔,被人长久怀念着。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们可能在艺术上流于简单,但影响了一代人,也有着独特的贡献。进入新时期以后,黑龙江文学的成就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一方面我们在各个门类的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中均有斩获,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在艺术探索上,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成熟,呈现出迷人的风貌。鲁琪、王忠瑜、中流、郑加真、刘畅园、门瑞瑜、屈兴歧等老一辈作家,以他们多年的创作实绩,为黑龙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张抗抗和在短篇小说

领域卓有建树的王阿成,多次获得全国重要奖项,成为黑龙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贾宏图 and 常新港,都是三次获得全国奖,成为报告文学界和儿童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张雅文和李琦在新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力压群芳,摘得桂冠;韩乃寅和陈玉谦创作的电视剧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了中宣部评选的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蒙古族作家黑鹤锐气十足,两次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以杨利民、孙少山、王左泓、孟久成、庞壮国、葛均义、文乾义、张爱华、唐飙、李汉平、袁炳发、潘永翔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和以徐岩、全勇先、何凯旋、陈力娇、桑克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立足本土,佳作迭出,引人瞩目。

虽然如此,相对于一些发达省份,我们的文学在整体实力上相对薄弱,真正有思想品格和艺术震撼力的作品少见,后备人才不足。好在黑龙江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我们的文学提供着丰富的养料;我们虽然地处偏远,但在白山黑水之间,我们的作家能够尽情地拥抱土地,拥抱自然,拥抱火热的生活,在艺术天地中,获得无限的自由。一个作家如果不接地气,视野狭窄,就很难有一颗博大、悲悯、沉静的心;没有这样一颗心,就很难有好的文字;而没有好的文字,又怎么可能有好的文学呢!

“野草莓丛书”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和省作协同仁的积极协作,在此一并致谢。这套以黑龙江中青年作家为主力军的丛书出版,仅仅是个开始。我多么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回望这个书系,一些作品能够在我们的文学园地里,依然生机盎然,明媚悦目,散发出野草莓一样的馨香,用艺术之光,温暖和照耀我们。

我在当选新一届的黑龙江省作协主席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2005年,我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写作中心的主任克瑞斯先生,曾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们,提出了同一个问

题:你认为你是自己国家最好的作家吗?我记得自己是这样回答他的:如果你走到户外,抬头仰望,发现夜空中只有一颗星星,你一定以为世界末日到了。我喜欢繁星满天!”

我希望黑龙江的文学星空,繁星满天!

2011 年 11 月 哈尔滨

目 录

在白山黑水之间 迟子建 1

加油站 1

海岛 28

请戏 51

飞行 68

光环 86

夜活 104

鼠浪岛 127

杀生鱼 144

黄花梨 158

麻玻璃 180

租房记 202

掏耳勺 227

天黑下来 247

梦里的乌金 265

逃跑的婚姻 282

草原往事 292

炒货铺	307
森林小火车	326
在乌鲁布铁	345
后记:我与文学创作	363

加油站

加油站位于这座城市的西南靠清水河的地方，左边是一个刚刚修建的带草坪的小区。河不是很宽，水也挺干净，曲里拐弯地贯穿了大半个城市。没有人知道河的名字，河边上靠市区稍繁华的一段河岸修了水泥板的护坝，人们吃过晚饭后，有雅兴的就去那儿走走，遇到熟人打招呼时就说去河沿。其实，一般来说这是不太合乎规矩的，哪有不给河流起名字的呢？可偏偏就没有，有好信的人琢磨着问过很多上岁数的老人，最终也找不着答案，便罢了。

加油站离河不是很远，站在加油站三楼的平台上，能够看到在河边散步的人影。

加油站说白了不过是一幢三层高的土楼，周遭粉了黄色的漆，据说是日本人的建筑，经了风雨和年久失修，便有些斑驳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楼梯扶手，是那种拳头粗的铁管焊制的，悬在外面的墙壁上，一圈圈的绕到二楼，再绕到三楼，倒是挺别致的。

加油站的经理马文博很喜欢走这楼梯，擦得锃亮的皮鞋踩在环形的铁制的踏板上，声音沉闷而悦耳。

马文博喜欢在晚饭后到加油站来走走，算不上是查岗，全站六个加油员算上他总共才七个人，查哪门子的岗呢？马文博自打被石油公司派到这里来当了头头后，就没有见到加油站的司机老刘，据说老刘的婆娘卧病在床，半年前就不来上班了。马文博想不来就不来吧，反正他老刘是个临时工，你不来站里倒是省了一份工

资。马文博就自己开车,配给加油站的那辆破桑塔纳经他送去大修后,开起来也还顺手。马文博每晚来了之后就站在三楼的平台上,看他手下的加油员给一辆辆汽车加油。

马文博算不上是个有气质的男人,矮墩墩的个头,稍胖些。四十多岁的人了,精神头倒很足。老婆是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三个月前因病去世了,留下他孤单单的一个人。马文博有时候就在心里想,老婆终究是个好女人,活着的时候两人耳鬓厮磨的不觉得怎样,一旦离开了他,真就觉出她的许多好处来。在他的印象里,老婆是个能干的人,不论是家里外头,张张罗罗的,从来不用他。老婆有洁癖,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他洗手,甚至是在两人做爱的时候,都要他用药水洗阴茎,要不然你休想跟她做那事,可事情有时候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就这么个天天讲卫生的人,就这么个天天给别人看病做手术的人,却偏偏治不好自己的病,偏偏离他而去了。

三个多月来,马文博整日里念着老婆的好处,将悲伤一点点地熬了过去。

他想,好歹自己还有个经理的职位,手下还有几个加油员呢,在家里待不住了就到站里来走走。看到加油员们在院子里忙乎的身影,心里倒还踏实了。

小举是加油站里最年轻的女加油员,人长得秀气,有二十三岁的模样,尤其是胸前的两坨乳,颤悠悠的很容易使人浮想联翩。

小举性格外向,喜欢说笑。有时候小举休班,马文博有事打电话找她时,总是说在美容院呢,马文博就没辙了,他知道女人做美容是很麻烦的,那美容床躺上去就要几个小时的。

马文博站在三楼的平台上看他的手下给每一辆进来的汽车加油,多半时候他是在看小举或者王丽敏、唐影等女加油员,看着她们颠着肥硕或者鼓胀的屁股,屋里屋外地跑来跑去。

看过一会之后,马文博的内心就会有种莫名的燥热,他知道自己是想女人了。

有一次,他突然间冒出一个荒唐的想法来,哪一天要是能给她们加加油该多好。

之后,马文博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马文博觉得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对于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想跟女人亲热也实属正常的事,而他在心里把跟女人亲热比喻成给她们的身体加油,倒是挺美妙的一个想法呢。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马文博就在白天上班的时候,捧一张新来的报纸琢磨这件事,琢磨来琢磨去,他就将他要加油的对象定在了小举和王丽敏身上,原因是小举爱虚荣而王丽敏老实温和又刚刚跟丈夫离了婚,自己要给她们加油的计划容易实施一些。

其实,不论什么事情都得要有机会。

马文博不知自己在哪里看到过这么句话,说机会就像是路上的汽车,只要你上了路,总能够碰到。马文博的机会就在他有了要给他手下的女加油员的身体加油这个想法之后的一个飘着细雨的夏天里来临了。

这天,快下班的时候,马文博接到他手下的男加油员黄大亮的电话。黄大亮说他母亲病了,在医院急诊室里观察呢,想请假跟别人换个班。当时马文博听后就挺恼火,他知道黄大亮这小子平时就不正经上班,好玩纸牌赌小钱,想发火,但是当他发现晚上和黄大亮一个班的加油员是王丽敏时,火气突然就消了。马文博对着话筒说行吧,我替你安排一下,你就忙你的吧。

放下电话听筒之后,马文博就想,干脆自己替黄大亮值了这一班算了,说不定这就是个美好的夜晚。马文博所说的美好是指他说不定能有机会给王丽敏的身体加回油呢。

他想来想去,便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四百块钱来,找一个信

封装了，放到衬衣口袋里，然后下楼到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吃了便饭，一个凉盘一瓶啤酒和一碗面，吃得后方回了单位。马文博端一杯茶站在三楼的平台上时，他看见王丽敏已经来了，正在院子里忙着给汽车加油呢。

王丽敏属于那种老实巴交的女人，三十六七岁的样子，不俊也不丑，腰条好，臀部的肥瘦恰到好处。

马文博知道她的一些情况，丈夫是个小警察，原本对她挺好的，可一年前工作变动，从政保科到了治安大队，每天夜里都到一些歌厅酒吧泡脚房子检查，就认识了一个颇有风姿的女老板，两人便混在了一起。王丽敏知道后，哭闹了几回，不但没管事，丈夫还动手打了她，两人别扭了两个月就扯了离婚证。孩子归了男方，王丽敏就收拾东西回了娘家。

马文博还知道王丽敏家里不是很富裕，还有一个妹妹没结婚呢，所以他才想出了给她些钱引起她的好感这么个主意。

马文博看了一会儿后，就回了办公室，他打开电视机想看看新闻，顺便抽根烟。

半小时后，他听到了有人上楼的脚步声。马文博猜想是王丽敏来了，她准是来问黄大亮咋没来顶班的事。

门敲响并被推开，果真就是女加油员王丽敏，王丽敏笑着说，经理你帮我打电话问问黄大亮，咋还不来顶班呢，这会儿正是车多的时候，我一个人有些忙不过来了。

马文博说对了，黄大亮他跟我请了假，他母亲有病住院了，他在医院守着呢，我替他，我这就跟你下去吧。

王丽敏听马文博这么一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忙说那你歇着吧，我忙得过来的，说完就转身下楼了。

马文博关了电视，也跟着下了楼。

这时候黄昏的余晕早就退去了，加油站已经完完全全地被夜

色笼罩了，几台加油机立在院子里，被一盏昏黄的灯泡照着，显得有些孤单。随着夜色的加剧，来加油的汽车渐渐地少了，城市也有了些许的宁静。

马文博站在加油站的院子里，心里想，自己来这里三年了，还是有些许感情的。

这时候王丽敏从屋里出来了，给他搬出来一把带靠背的椅子，贴墙根处放了，轻声地让他坐。

马文博意味深长地对王丽敏说，家里最近情况好么，听说你母亲前些天病了，怎么样啊？

王丽敏想，马经理还真是个好领导，连自己母亲生病的事他都知道了，就有了些感动，忙说没事的，已经好了。

马文博见没有汽车来加油，就从口袋里拿出那个装有四百块钱的信封来，塞到王丽敏的手里说，这是站里给你的一点补助，家里有什么为难的事就跟我说，站里多多少少会帮你的。

王丽敏推辞着说这怎么行呢，我哪能要站里的钱呢？

两人推让的时候，手就碰到了一块，王丽敏的脸就红了。

这时候有一辆出租车开进来加油，王丽敏才将装钱的信封放进裤袋里。

马文博说，丽敏你进去收钱，我来加油，说完便奔加油机走去。

两个人给汽车加完油，马文博说我得上楼去喝点水，真就有些渴了。

王丽敏说，经理这钱您还是拿回去吧。

马文博一边朝楼上走一边装作有些生气地说，离了婚的女人还能没有难处？

一句话说得王丽敏眼圈红红的。

她站在那儿，手里捏着那个装钱的信封，看着马经理上楼的身影，心里竟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温情。

夜更深一点的时候，王丽敏将加油站的大门关上了，然后她坐在那把椅子上歇息。

马文博从三楼的窗口探出头来说，丽敏，给我烧壶开水吧。

王丽敏一边答应着一边进屋里拿电水壶灌水，水烧开之后，她提水壶上了楼。

马文博坐在椅子上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见王丽敏进来了，忙站起身来迎她。

王丽敏将桌上的暖瓶灌满水，又给马文博的水杯里添了些水，然后放下水壶从口袋里拿出那个装钱的信封，嗫嚅着说，经理，这钱我收下不好的。

马文博走到她跟前，拿手在她肩上拍了拍说，怎么不好，你家里有困难站里是知道的，就拿着吧，算是年底的奖金好了。

王丽敏还想说什么，被马文博挥手制止了。

马文博拿眼睛看了她一会儿，突然就抓住了王丽敏的手，而且手劲很大，使王丽敏想抽回都没了力气。

马文博先是使劲地攥住她的手，继而就将她一把搂到了怀里。

王丽敏没有丝毫的反抗，默默地低下了头，任凭马文博搂抱着她。

马文博的右手像条蛇一样，从她的后背一点点地游走到了她的胸上，在抚摸她的两只乳房的时候，王丽敏极为轻声地呻吟了一下。

马文博就将她拦腰抱起，放倒在办公桌上，附在她的耳根处小声地说，丽敏，让我给你加点油吧？

王丽敏已是满面的羞涩，竟然有些泪眼模糊地点了头。

马文博将王丽敏的长裤和短裤都脱了下来，站着进入她身体里面去的时候，墙上的钟响了起来。马文博喘息着说，丽敏，你真是个好女人。

两个人十分紧张地快速地结束了动作，外面就有了汽车的喇叭声。王丽敏断断续续地说，有车来加油了经理。

马文博飞快地穿好衣服，一边往楼下走一边说，我去吧。

在距加油站不远的一条马路的对面，约一百米的地方，有一些做生意的店铺，其中一家是挂一个红布幌的叫吴记的小吃部，生意蛮红火的。主要经营拉面和凉拌菜，食客多半是一些下岗做力工的板锹和三班倒的司机。

出租车司机金哥经常在近午夜的时候来这家酒馆吃饭。他将自己开的红色夏利出租车停放在马路牙子旁，然后，捡摆在外面的一张桌子坐了，要一瓶冰镇啤酒，一碟干豆腐拌葱丝，一边喝酒一边歇乏，前半夜好熬，开车老城区旧街市地转一转，跟玩似的挣些钞票，可到后半夜就不好打发了，困意袭来不说，最重要的是要填饱肚子，要不这总熬夜的身子骨哪能挺得住啊。

金哥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张桌子上吃饭，慢慢地喝那瓶啤酒，然后再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最后才点上一根烟，慢慢吸。金哥不论是吃饭还是抽烟，他都是要拿眼睛朝加油站的方向看，看那些个来来往往的到加油站加油的各式汽车，看那几个他几乎看熟了的女加油员的脸，看加油站小院子里悬着的那盏昏黄的灯泡，看过之后就会独自发一阵子呆。

吴记小吃部的老板娘挺喜欢跟金哥唠嗑的，手头上活计不忙的时候，就会坐到他身边的椅子上，跟他说上一会儿话。金哥对老板娘的问话就小心地答，有时候不耐烦了，就笑着说得出车了，要不明早交不上钱，车主会不高兴的。

金哥临坐进驾驶位时，会忘不了要说一句，给人家卖手腕子的，没办法。

季节进入六月底之后，天气开始热起来，马文博给加油站的营业室买回一台电风扇，找人给安在了墙壁上。还买了些红糖，叫加

油员自己冲冰糖水喝，赢得了几个加油员的赞叹。

当班的小举甜甜地跟马文博说，经理您真是个好领导，我们这个集体有您那是我们的福分。

马文博看着小举那张圆润的俏脸，在心里想，啥子福分，过不了一些日子，你们当中这几个人就会有三分之一的人下岗，说白了就是到公司的服务队待业。他心里清楚，有关裁人的征求函已经来了，这些加油员要是知道了这事，还不得乱成粥糊糊。

马文博还是做出笑脸说，还是小举会说话。

小举还想跟马文博说什么，有汽车来加油，她就跑出去了，小举跑的动作还真是好看，丰硕的臀一颠一颠的，让人很容易想起点什么高兴的事来。

马文博拿手捏了捏装在裤袋里的那份文件，心里想，你光嘴巴甜有什么用，那些个话我还不是懒得个听，我心里真正想的，其实就是要给你们这些女人加油，谁让我是加油站的经理呢，谁让我又死了婆娘呢。

马文博一边想一边往楼上他的办公室走，这样子他踩在铁楼梯踏板上的脚就有些轻飘，像踩在了棉花上一样。

在办公室里他接了一个电话，又是他的手下叫黄大亮的加油员打来的，还是要让别人替他顶班，还是他母亲有病住院了云云，这个讨厌的黄大亮，让他闹不懂的是黄大亮应该是最让他得手的手下，却不如几个女加油员。马文博拿起桌上的笔在台历上写了黄大亮的名字，他在心里说，黄大亮，你就在被裁减之列吧。

然后，他看了一眼晚上的排班，跟黄大亮一个班的不是王丽敏，而是另外一个女加油员唐小青，就给下一个白班的加油员打了电话，让她串过来一个班。

在收拾手机包时，马文博发现了一张美容院的优惠卡，是两个月前一个朋友送的，老婆不在了，他想不到该送谁，王丽敏虽然跟

他有了肌肤之亲，但她是不适合去美容院那种地方的，即便是给了她也不会换得她多少惊喜。

马文博拿着那张卡，走到窗子前，他就看见了正弯着腰身给一辆小车加油的小举。

马文博的心就一动，他想这张卡是最适合小举的了，这丫头不是三天两头地去美容吗？反正自己留着也没什么用，时间长了就会过期的，还不如就送个人情，何况他还挺喜这女孩，在心里已经不止一次地给她的身体加过油了。

马文博想，那就定在今天晚上吧，请小举去那家叫避风塘的酒馆吃饭，然后将卡送给她，必要的时候让她知道裁员的事，他想小举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孩，不会不知道这事的轻重，你想想现在找一个工作多难啊，有几百块钱工资拿还能够倒班的地方哪儿找去呀。

马文博在心里想，要是进展顺利的话，兴许小举还会让他加加油呢，但会遭到小举反抗的结局，他还是想到了，因为小举毕竟是个还没结过婚的女孩嘛。

马文博等到了下班的时间，见小举交了班走出加油站的院子，就赶紧下楼，发动起那辆桑塔纳车，在后面尾随了上去。

待离开了加油站的视线之后，马文博才加速赶上了正在人行道上走着的小举。马文博将车停在小举的前面，摇下车窗玻璃说，美女加油员，让本经理捎你一程如何？

小举很高兴地就拉开了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

马文博说去哪儿呀小举？

小举说，不是说送我回家吗？那就走淮北路吧。

马文博将车子发动起来，拿眼睛瞥了一下小举说，你要是没什么事陪我吃顿饭如何？我听说后厂街新开了家叫避风塘的酒馆，海鲜做得不错。

小举没有拒绝，而是笑着点了头。